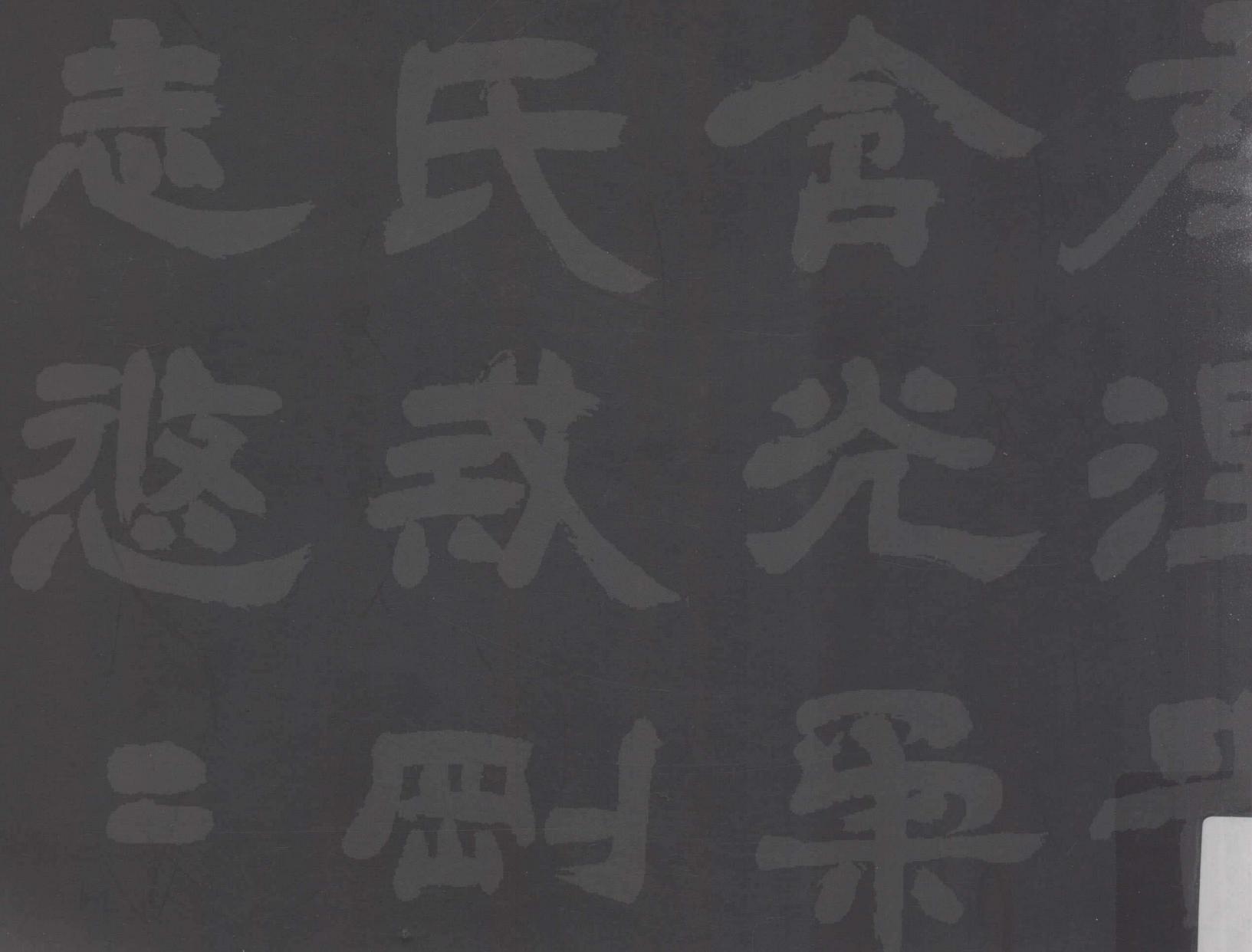


日本藏  
邓石如  
书法精选

Riben cang dengshiru  
shufa jingxuan

陈振濂 主编  
上海书画出版社

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 / 陈振濂主编. -- 杭州 :  
西泠印社出版社, 2010.7  
ISBN 978-7-80735-779-7

I. ①日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汉字—法书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J292.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03910号

## 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 陈振濂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林鹏程

封面设计：王 欣

责任出版：李 兵

出版发行：西泠印社出版社

地 址：杭州下城区西湖文化广场32号E座5楼（邮编：310014）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制 版：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：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35×960 1/8

印 张：22.5

印 数：00 001—3 000

版 次：2010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735-779-7

定 价：128.00元

---

# 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

Riben cang dengshiru shufa jingxuan

---



## 序一

陈振濂

清代碑学巨擘邓石如，是一个被当时人誉为“四体书皆国朝第一”的书坛大家。其实“第一”与否，并不值得过份计较。事实上要诸体皆为第一，也有点勉为其难。但邓石如在清中期以一己之力开宗立派、登高一呼，使书法几千年帖学传统风气为之一变，这却是个不争的事实。与种种可能溢美的“第一”相比，邓石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书法史上的历史人物，他的努力改变了书法的新航向，这也许是一个更高也更贴切的评价。

邓石如在日本书法界的影响巨大，是在大正以后即中国的民国时期以后。与赵之谦、吴昌硕在日本的影响主要依赖于河井荃庐、松丸东鱼的推扬不同，邓石如之于日本，主要不是得益于某个“粉丝”追随者、心仪的推扬，而是得益于碑学东渐这个大背景。从杨守敬赴日本携带几千种碑刻拓本让日本书法界大开眼界，并进而形成“日本书法现代化”的旋风之时，对邓石如的关注便自然而然应运而生。但这种关注，是因为在清代碑学中，邓石如是个绕不开去的代表人物。只要钟情于碑学，就必然会关注邓石如。而且就日本书法界从隋唐开始，缺少篆隶碑学传统的背景来看：对于那些原始的石刻篆隶名迹拓本，在一开始理解、把握上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，在习惯上很难切实融会于其中。这时有一个距离相对较近的清代书家邓石如作为桥梁，看看邓石如是如何解读篆隶北碑的，对遥远的东瀛书家而言自是一条捷径，一个不可或缺的“桥梁”。对日本近代书法而言，或许并不是先爱上邓石如然后才疯狂追捧他，而是先接受新颖的北碑篆隶书风，再发现邓石如作为引导、衔接的桥梁与捷径的作用，从而开始重视他的价值的。这一点：邓石如的际遇与“受容”模式，显然不同于赵之谦与吴昌硕。

追溯邓石如在日本的受到重视，最早有案可查的，是1936年泰东书道院发行的《书道》杂志，刊出了“邓石如特集”，1937年三省堂发行《书苑》，也刊出了“邓石如特集”。亦即是说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近50年间，中国书法尤其是篆隶北碑大批被介绍到日本，但

50年间邓石如一直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中心角色。而赵之谦、吴昌硕则至少在世纪之交即是日本书法顶礼膜拜的对象了。这一事实告诉我们，在日本的“邓石如受容史”形成过程中，那种盲目的、潮流的、“耳食”式的追捧的气氛，一直没有出现过。对邓石如，就像对王羲之、颜真卿、苏东坡、米芾、董其昌一样，日本书法篆刻界的“理性”占了上风。

从泰东书道院（它是大正、昭和时期日本很主流的书道团体）、三省堂（它是很主要的出版社）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以青山杉雨、小林斗盦等大师巨匠为倡导的邓石如纪念展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专业意识很强的邓石如接受的过程，八十年代的中国，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了。如果说1985年谦慎书道会主办的《邓石如逝世180周年、包世臣逝世130年纪念展》还是集日本国内的藏品出展，颇有些自娱自乐的收藏展的意味，那么，随着与中国的交流日益频繁，1991年，由读卖新闻社与谦慎书道会主办的《邓石如书法及家谱展》，则有邓石如故乡的安徽省博物馆的大力协助与资料提供。对邓石如的研究，由日本一方转换成日中双方。作为书法母国的中国，作为邓石如故乡的安徽，义不容辞地成为了这场活动的主角。当然，必须注意的是：这场活动的难能可贵，正是因为它是在日本。如果是在中国，这样的活动应该办无数次而不必有任何可论可说的必要。但是在日本，邓石如是一个中国古代书法篆刻家，他一生与日本毫无渊源，没有任何交往，他之所以让日本书法篆刻家如此折眼，正是因为他那开宗立派、登峰造极的艺术造诣。这又表明，中国传统书法、篆刻艺术的魅力，是可以超越任何疆界、国度、民族、文化，而保持其独立的至高价值与无上魅力的。

2005年8月，我率西泠印社代表团到日本访问，在东京拜会了小林斗盦名誉副社长，和菅原石庐、内藤富卿、和中简堂等社中骨干。正是在这次相遇中，和中简堂先生与我谈起，西泠印社出版社已出版了《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》，正在出版《日本藏赵之谦金石书画精选》，可否也仿此例，出版一部《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》。这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。尽管日本藏邓石如书法因为年代久远而作品留存数量有限；尽管邓石如只是书法与篆刻而少见绘画，且此次编辑，也只取书法而未收入篆刻，显然这样的编辑，会使《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》在图书规模上相比于吴昌硕、赵之谦的选本显得单薄，但鉴于日本藏邓石如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历史感的课题，了解了有哪些邓石如的精品？在什么时候被传到日本去？这些作品的书风倾向？等等，对今天的中国书法史研究，与中日两国书法交流史研究而言，均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，此外，作为一部邓石如的专题作品集，这些法书名作因为大都在东瀛，

中国书法界不易见到，故刊出面世于中国读者也大有裨益，至于一部分邓石如书法“迷”们，也无妨将它作为习书范本日夜揣摩，精心临习。所有这些，都告诉我们：这部《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》的编辑出版，是有价值的。

本书成稿时间是在2008年春，时光倥偬，转眼又是匝年。其间和中简堂先生来过杭州，我一直为此书迁延日久、尚未出版面世而不好意思。现在书将付梓，略缀数语，以叙其来由，并为它日检索备忘。

愿为中日书法交流作出过贡献、在研究与收集方面竭尽心力的两国书法界有识之士，更紧密地携起手来，勇于承担桥梁、纽带的作用，多提供一些好藏品，多编一些好书。现在已经有“日本藏”出版系列中的吴昌硕、赵之谦、邓石如，其实据我们原来的计划，还应该有“日本藏”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作品、“日本藏”浙派印章、“日本藏”海派书画篆刻、“日本藏”中国宋元拓本名帖，甚至我还想撰述一份近代中日书画篆刻交流中的“日本藏”现象，查找当时流传的具体人物、渠道、方式、交易文本如契约、交易日记等等文献史料。早在2000年赴日本东京公干时，曾专门拜访三井文库，拜观三井所藏宋拓本，当时即有一个想法，能否有这样一部专书来叙述近代日本是如何收购中国古代书画、拓本、文物和篆刻的具体情况的？一百年前杨守敬曾帮助黎庶昌编有《古逸丛书》，邻苏老人自己则撰有《日本访书志》十六卷，对中国古书典籍是如何进入日本及当时存书量情况，有过大量调查，被指为日本汉文学之文献学（日本叫“书志学”）最重要的典籍。那么访书画、访宋元拓本、访篆刻，是否也可以作同等观？

2010年4月8日于北京返杭飞机上



## 序二

和中简堂

广辽的中国大地，宿有强韧的精神，孕育了邓石如（1743—1805）质朴、爽快的书风。中国书法史上，具备这种大气书风的书家，古有郑道昭（？—516）、颜真卿（709—785）等人。邓石如亦是具有前贤同样才智的书家，对于清代篆书的复兴，以及篆刻艺术的重大变革有着极大的功绩。

关于邓石如的传记，我们不可能详尽地叙述他所有的生平。但是，从他在世的嘉庆年间所流传的木刻屏条的拓本及双钩本来看，邓石如很早便在安徽和江南地区极富盛名。逝后，百年西泠印社的初期，制作了《完白山人印谱》，金属版精印对联屏条的丛书中，也收录了邓石如五言和十五言的作品。并大量出版了精细的石印本的册子等，成为学习篆隶的重要研究对象。

1962年，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上海博物馆、安徽省博物馆等的协助下，开展了纪念玄孙邓以蛰捐赠家藏邓石如作品、诞辰220年“完白山人纪念展览”。第二年，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大部分的图录，以此能够全面地了解邓石如书法的全貌。

邓石如的书法是何时传入日本的？17世纪中叶，篆刻随着因明末混乱而逃亡日本、以及归化的明人而传入日本。历经200年，随着清代金石学的传入而迎来了重大的转换期。树立新风的革新派和死守旧时印风的守旧派形成鲜明的对立，篆刻界分为明治、大正两派，革新派的势力受到压制。1878年，圆山大迂到上海师从徐三庚数年。两年后的1880年，杨守敬携带大量碑拓法帖来到日本，日本书坛开始发生重大变革。北方心泉也追随圆山大迂渡清，1883年返日。带回了墨拓本《白氏草堂记》、《弟子职》等作品。1900年，河井荃庐渡清，与吴昌硕交流至深，之后每年重复渡清。荃庐对三井听冰阁的收集、收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，不难想象数次渡清能够带回邓石如的真迹。在日本，19世纪末开始认识到邓石如的存在，20世纪初已经开始收集他的真迹。

此后，1936年泰东书画院发行的月刊杂志《书道》、第二年1937年三省堂发行的《书苑》刊载了邓石如的特集，他的存在被更多人所知晓。本书也收录了《书苑》刊载的四体书册，古时传入日本，以及之后不断调查收集的作品都有所收载。1985年由青山杉雨、小林斗盦两位老师主持的《邓石如逝世180周年、包世臣130年纪念展》经谦慎书道会主办开展，展出邓石如真迹12件。1991年，在安徽省博物馆的大力协助之下，由读卖新闻社、谦慎书道会主办《邓石如书法及家谱展》，展出邓石如真迹11件。

此后，2004年，在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，由我主持的“东瀛印社的第2回展”与《逝世200年纪念邓石如书法精品展》一起举行。展出了邓石如真迹22件，不过，由于准备期短和资金的原因，没有制作成图录。展览期间希望索取册子的人也很多。展览结束后，又获得了12件作品所在地的出版承诺。使得我编辑出版流传日本邓石如书法总集的愿望更加强烈。

在日本，邓石如的传记并不正确。我一直对“生于贫寒的山间小村……”等日本所记载的传记抱有疑念。为了此次纪念展，我尝试作成邓石如大概的年谱，访问了安徽省安庆怀宁的故居。踏着崎岖不平的田园小路，探访了邓家大屋村的铁砚山房。现在与邓石如的故居一起，作为邓以蛰先生的长子，邓桢元科学家出生的家，留下的不过是形式而已。从故居出发，在稻田的田间小道步行30至40分钟，为邓石如先生扫墓。毕竟还是深感自己亲眼确认的重要性。

本书本应在当初工作多年的二玄社推进出版，但因社方之意为精编的豪华版而犹豫不决。在烦恼的时候，畏友梁章凯先生与平日尊敬的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先生协商，并与二玄社一起商谈，最终心愿得以实现。本来，这样的贵重的资料，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。对于本书，旨在更加深层次地发掘邓石如书风的主流，更加广泛地扩大其影响。正是有了梁章凯先生的援助，陈振濂老师的慧眼及努力，才能够完成本书。在此向两位表示深深地感谢！

也许今后在日本能收集到如此多的邓石如作品是不太可能的事了。实际上，这一两年间，刊登出来的一些作品已经回归中国故里。作为现在在日本的邓石如的资料集，对于从事日中书法篆刻的人作为参考是一大幸事。

最后，在本书收集邓石如作品期间，对积极提供藏品的菅原石庐先生、渡边寒鸥先生、高木圣雨先生、清水松坞先生、生井子华先生的遗族，以及古河市篆刻美术馆的松村一德馆长表示由衷地感谢！

特别是，拥有大量收藏的高岛槐安先生、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相关人士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另外，大阪的中西哲先生、福冈大野城市的竹井征夫先生也赐予援助。在此一并表示感谢！

我师从小林斗盦先生37年，承蒙先生教授中国书画篆刻的玄妙和伟大之意。斗盦先生昨夏突然去世，没能目睹本书的正式出版，实在是遗憾之事。

2008年3月9日于日本千叶县市川市燕陶室

(丁万里译)

董  
水  
南  
琴  
架  
上  
書

春  
正  
北  
芭  
屏  
間  
書



133.7cm×30.7cm×4

曉日丹霞  
飛雲白靄  
風雨蕭蕭  
山巒回回  
窮窓窄室  
自是深遠  
洞天一脉  
通靈隱微  
丹房玉宇  
虛室萬象  
無朕無君  
無我無人

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重九後二日喜於都門寓廬古浣鄧琰



曉日丹霞  
飛雲白靄  
風雨蕭蕭  
山巒回回  
窮窓窄室  
自是深遠  
洞天一脉  
通靈隱微  
丹房玉宇  
虛室萬象  
無朕無君  
無我無人







